

情断西藏

三万英尺 抵达你的爱

摩卡 著

那一月我摇动所有的经筒，不为超度，只为触摸你的指尖；

那一年磕长头在山路，不为觐见，只为贴着你的温暖；

那一世转山，不为修来世，只为途中与你相见。



大众文艺出版社

情断西藏

三万英尺 抵达你的爱

摩卡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情断西藏 / 摩卡著. — 北京: 大众文艺出版社,
2004.9

ISBN 7-80171-521-7

I. 情… II. 摩…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88261 号

情断西藏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 100007)

北京海淀求实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8.625 字数 120 千字

2004 年 9 月第 1 版 200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171-521-7/I · 345

定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 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 100007

写在前面的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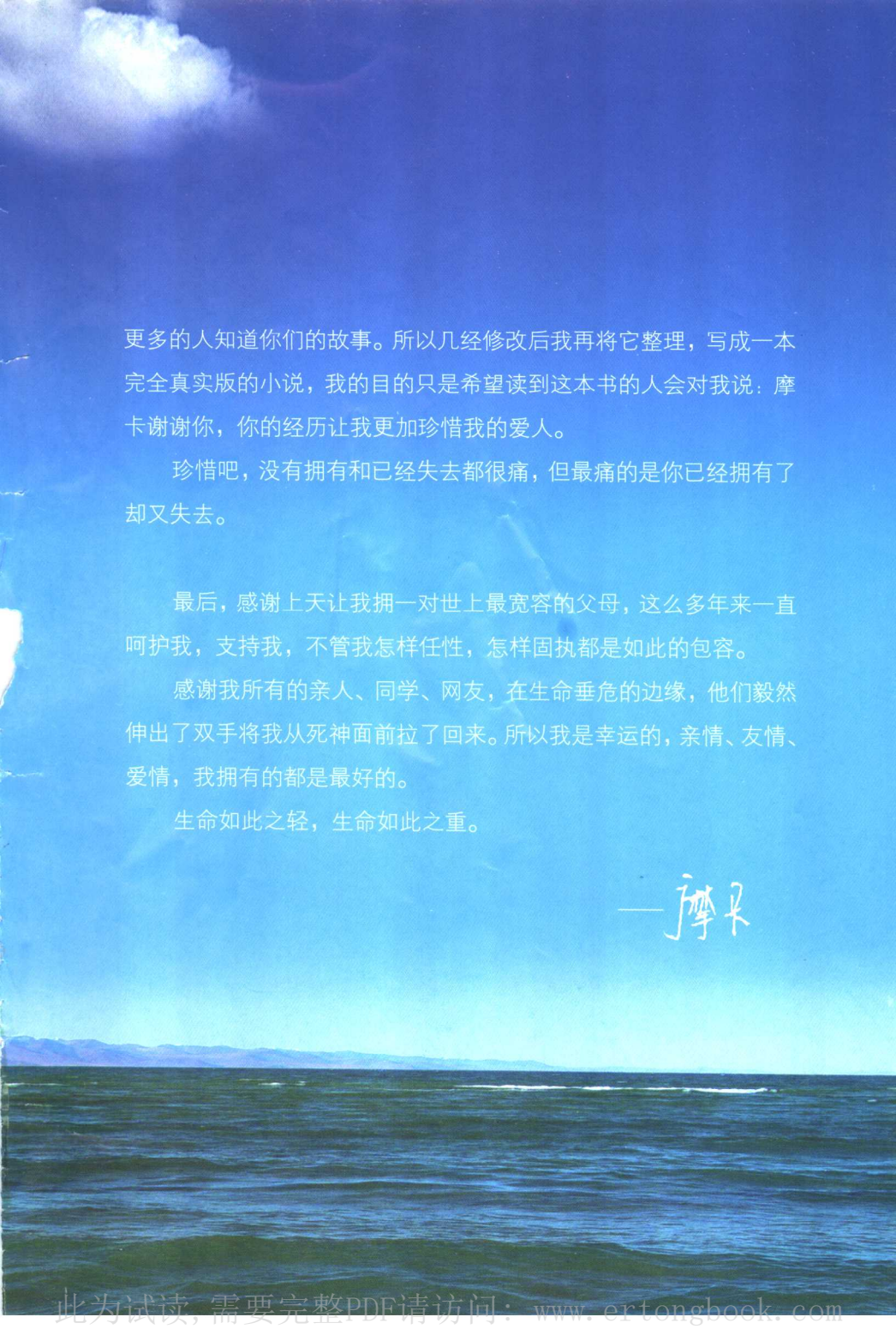
很多人问我，七天的情感真的是那么凝重吗？我说，是。风花雪月的爱情故事写得太多时，我不再相信人世间真的会有一见钟情，可是见到散兵的第一眼起，我便相信了。没有任何理由，冥冥之中仿佛早已注定。

如果没有这场车祸再重新回到都市里，我和散兵可能会过得很好，也可能因为种种原因而分手，可是，一切的未知都停留在他的瞬间消逝，也正是最美时，所以我说如果可以选择我宁愿从来没有遇见过他，那样我就可以祈祷他是健康快乐的。

落笔这本小说的最初想法只是想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下来我当时的思念和痛，尤其是写到得知他已经不在了时，我嚎啕大哭。

最早的情断西藏初稿贴在天涯社区，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关注，并很快被转载到几十个网站。那段时间里我经常收到一些并不相识的网友来信，他们关心我身体的同时，也希望我能早日站起来，散兵在天堂看着我，他一定希望我能坚强的活下去，网友们告诉我。

后来有人问我，为什么不把这段经历写成一本小说呢？让



更多的人知道你们的故事。所以几经修改后我再将它整理，写成一本完全真实版的小说，我的目的只是希望读到这本书的人会对我说：摩卡谢谢你，你的经历让我更加珍惜我的爱人。

珍惜吧，没有拥有和已经失去都很痛，但最痛的是你已经拥有了却又失去。

最后，感谢上天让我拥有一对世上最宽容的父母，这么多年来一直呵护我，支持我，不管我怎样任性，怎样固执都是如此的包容。

感谢我所有的亲人、同学、网友，在生命垂危的边缘，他们毅然伸出了双手将我从死神面前拉了回来。所以我是幸运的，亲情、友情、爱情，我拥有的都是最好的。

生命如此之轻，生命如此之重。

——摩卡



序

摩卡，爱你

凌晨四点我再也睡不着，起来翻看白天你给我的照片，我看到了你现在的样子，虽然有点憔悴，依然坚强地站在原地，我感受到了一种叫作坚强的东西，支撑着一个生命的继续。

第二张照片，是你们在羊湖的照片，我看了很久，说不出的滋味，这种滋味到了最后不是难过了，而是一种微微的妒忌。摩卡，哦，摩卡，你知道你有多幸运，可以遇到散兵，可以爱一场。多少人活了一遭，不知道什么叫刻骨铭心，不知道什么叫痛不欲生，是因为没有真正地爱过一场……

爱情，在喧嚣的都市中已经接近毁灭，而你却遇到了。

在网上，我哭着看完你的全稿，当看到你给已故的散兵发的短信内容时，我哭得像个傻子，同事都以为我是因为天气太热，情绪难以自控

情断西藏

三万英尺 抵达你的爱

了。其实，只有我知道不是，我真的能感觉到你的心。

看到你的第十二章——三万英尺，抵达你的爱。我想给你写一篇东西，如果可能我想写你这本书的序言，说实话，有许多人让我写过序，我都无法动手，因为，我不了解她们的内心，我不知道要在她们的序言里表达什么。

可是，我想给你写一篇叫做序的东西的时候，是那么的情不自禁，我能感觉到你的心，我依稀可以摸到你的脸。

我跟所有我认识的人，我喜欢的哥哥姐姐们推荐你的《情断西藏》，我的目的很简单，我想，当许许多多人都陪你一起去怀念，去呼唤散兵的时候，他，在天堂，会不会感觉到？

只要我一想着这本书就要诞生了，我比自己的书要出来了还要高兴，因为，你的书里写着的是爱情，真真实实的爱情。

让我知道，原来还有叫爱情的东西存在。

当我看完你的，嗯，不应该叫小说，你的人生日记的时候，我不再想说祝福，更不想再劝说什么，只想轻轻地说：摩卡，爱你。

没有华丽文字，没有曲折情节，没有故弄玄虚还让我们爱不释手的原因——是摩卡对散兵的全部思念和爱……

其实，我认识摩卡，没有超过24小时。而我们，其实还没有见过。

千积雪

2004年6月29日凌晨



情断西藏

三万英尺 抵达你的爱

○ 目录

第一章 噩梦醒时 你不在我身旁	1
第二章 流浪的鱼 独自奔天涯	29
第三章 寂寞心情 走进日光城	51
第四章 向左向右 那场初相识	77
第五章 一片蓝天 不一样云彩	87
第六章 如果誓言 可以美丽经年	111
第七章 羊卓雍错 看见你的脸	131
第八章 三杯茶 一苦二甜三回味	145
第九章 爱在哪里 心就跟到哪里	155
第十章 夜色高原 见证我们的爱	167
第十一章 天堂有爱 我要活下去	179
第十二章 三万英尺 抵达你的爱	201
后 记	218
附录一 散兵同学的日记	221
附录二 网友孤行给摩卡的信	224
附录三 Freefish 给摩卡的信	225
附录四 网上社区网友的留言	227



第一章

噩梦醒时

你不在我身旁

我来唱一首歌，古老的那首歌，
我轻轻地唱，你慢慢地和，
是否你还记得，过去的梦想，
那充满希望灿烂的岁月。
你我为了理想历尽了艰苦，
我们曾经哭泣，也曾共同欢笑。
但愿你会记得，永远的记得，
我们曾经拥有闪亮的日子……





2003年10月26日 西藏 军区总医院

神秘的西藏，圣洁的羊卓雍错。

我站在圣湖边，感觉自己的身体如鸟儿一般在空中轻盈的飞翔，冥冥中有种神力似在耳边对我轻声的召唤……

我站在湖畔边的湿地上，面前是无际的湖水，身后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荒原，秋风将我的衣襟轻轻吹起。我有种感觉，在这样的空间里，鲜活的生命不止我一个。雪山，湖水，蓝天，这里的一切都有生命的，只是我生在俗世的肉眼看不到他们而已。

一阵阵笛声从远处若隐若现地传来，悠婉又凄凉，触动到我心底最深处的那抹孤独，心莫名的痛了起来。远处，散兵的身影渐渐进入我的视线，他跑得满头大汗，看到我时便开心地晃动手中的水壶告诉我他的满载而归。

思绪，被他的出现打断，他身披一片阳光朝我飞奔而来，奔跑充满坚毅的力量，脚步在沙地上留下一串深深的脚印，我的心跳居然不由自主地开始加快。这种感觉，已经遗忘了多年，却在这时被重新唤起。笛声伴着散兵的身影越来越近，直到我可以将他看得很清楚。

“散兵！”我大叫他名字，用力的挥手，刚才的孤独一扫而空。

“摩卡，你猜我买到了什么？”散兵听到我的呼唤更加快了奔跑的脚步，声音里带着喜悦地朝我飞奔而来。

我开心地等候，脑海中充满了无数次他带给我惊喜的场面。突然，原本平静的湖水在瞬间裂开，张开的两翼湖水朝散兵席卷而去，迅即将散兵卷入湖底。散兵！我惊呆了，拼了命向散兵消失的地方跑去，等我跌跌撞撞跑到湖边时，湖水已归于平静，掉落在地上的是散兵的水壶，湿地上还有一串新鲜的足迹……

撕心裂肺的痛，让我的身体也跟着瘫软下去，摔倒在潮湿的圣湖畔边，我伸出手，在空中无力的挥舞，意识却渐渐模糊了……

EVA跑过来将我轻轻扶起，“摩卡？摩卡？”我能听她在唤我，却没有力气回应。

“摩卡？摩卡？”很多人在叫我，我又在做梦了，梦见羊卓雍错，散兵，EVA，还有爸爸和哥哥，我记得自己是在西藏，爸爸和哥哥怎么可能也在这里，真的是梦吗？我用力地睁开双眼，看见很多人围在我身边焦急的叫我的名字。

“摩卡，摩卡？”

我想回应，却张不开嘴，很快又什么都不知道了。

再次醒来时，我渐渐恢复了神志，一眼就看到爸爸和哥哥站在我面前，一切都是那么的真实。西藏？我不是在西藏吗？刹那的大脑空白后，我的思绪马上纷乱起来，我想说话，使劲张了张嘴，却发不出任何声音。浑身的血液突突地往上窜，大脑嗡嗡作响，我开



始剧烈地哮喘，全身中惟一能动的左臂不停地挥舞，嘴里发出嗯嗯的呻吟，疯了一样要挣脱自己身上所有的束缚，手臂在空中胡乱的挥舞，想抓住什么，却什么也抓不住。

爸爸被我的举动吓坏了，他匆忙跑出去求助。很快，几个身穿白大褂的医生走进来，我渐渐清醒的头脑开始明白自己是躺在医院中，我还活着！

一个医生对父亲说：“她的这种表现是脂肪栓的征兆，就是在全身多处紫淤的情况下，不能进行正常的血液循环，从而形成多处栓塞，栓在多处部位凝结便会使人精神错乱反常。”

“会有危险吗？”爸爸的声音听起来是那么急切又遥远。

“会，如果这种状况长时间不缓解的话，她很有可能变成植物人。”年轻的医生叹了口气。

我望着医生，眼神中满是无助和期待，我开始搜寻我脑海深处的记忆，梦里的那一幕又出现在我眼前。我的呼吸再度急促起来，我又开始不停的抓，这一次我抓到自己身上紧绑着的无数条管线，冷冰冰的塑料制品通过皮肤的知觉告诉我这是徒劳的，我没有力气再伸手，脑海里更是一片空白，除了那个梦。“散兵！”，我竭尽全身力气，终于让嘴唇做出了这个词语的发声动作，然而，除了我自己，谁也听不到。

“我们应该怎么办？”哥哥紧张地问着医生。

“做亲人的多跟她说话，对唤起她的记忆可能会有用。等一下如果她再闹的话，就要请精神科的医生帮忙了。”医生给病床上的我打完一针后离去了。

深夜，我再次苏醒。高原的夜，宁静而安详，也许受这宁静的感染，我居然没有了前几次的不安分，也没有做前几次同样的梦。我慢慢地睁开双眼，周围的世界第一次真实地再现在我的眼前。

窗外，皓月当空。月光如水般倾泻在窗台并直达我的床前，洁白的月光正好照到我的脸上，让我的脸惨白而冰冷。宁静，我的心从未有过的宁静，脑袋空空如也，惟一能够确定的就是我不能动弹了，我躺在医院的病床上。

一直坐在我身边的哥哥手里端着一个茶缸正大口大口喝水，他已经不年轻了，眼睛有些浮肿，脸上写满了疲惫，他有多久没合过眼了？他用缓慢的节奏喝着水，用凉水不停地刺激自己的神经以保持清醒。

“哥哥从来都不熬夜的。”我心里想，眼睛一直望着他。终于，哥哥转过头来看见醒来的我，目光停留在我的脸上，他伸出手在我眼前晃了晃，晃到我不自觉地眨了眨眼后，哥哥马上走过来蹲下身。

“你认得我吗？”他的声音很轻。

我被他逗笑了，这问题问得多好笑，从小呵护我长大的亲哥哥，我怎么会不认得。

“你真的认得我？”哥哥提高了声音，想不通他为什么会这么激动。

我想回答却又张不开嘴，只有用力的点头。

爸爸不知何时也走到我面前，激动地对我说：“女儿，西藏是佛教的圣地，我们现在的不远处就是布达拉宫，我们的医院，我们



的病床，我的女儿正被笼罩在布达拉宫的光环里，佛主怎么会不拯救你这样善良的生命。你一定要坚强，要挺过这一次考验。”

“等你再清醒些，我们就带你回家，回沈阳。沈阳是中国一代皇朝满清的发祥地，他也一定会以他的吉祥迎接他从远方归来的儿女。天时，地利，人和的组合，一定会还我一个健康的女儿。”爸爸的声音开始有些哽咽。

我笑了，爸爸也跟着笑了，他笑的时候眼里分明还含着晶莹的泪水。

爸爸急忙找来一条毛巾，在热水里浸了浸，稍后拧干，再走过来给我擦脸，边擦着边与我说话：我女儿眼睛还是那么大，这张脸还是那么漂亮。

他不停地忙碌着，把病房里摆着的那些鲜花一束束的捧起来拿给我看，哥哥也在一旁给我念赠送人的名字：冯伟老哥，雪康尼玛，李效静，小欧，前峰……

爸爸又问我，送花的这些人都是你的朋友吗？冯伟你认识？李效静你认识？小欧你认识？我——点头，都是我的朋友啊，只是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会送花给我，我到底怎么了？

“女儿，你不是喜欢写小说吗，等你伤好了，爸爸跟你合写一本，题目就叫做《女儿，爸爸带你回家》。”

“爸……。”我用尽了力气终于张开嘴迸出一个字，这是我苏醒后开口说的第一个字。年迈的父亲再也掩饰不住他的心痛，泪水，迅速滑过父亲的面孔，让这张本刚刚开始显出老态的脸徒增几许苍老。

“摩卡能说话了！”病房里的小护士如个报喜的喜鹊般将这一消息带出门去。

在这个宁静的深夜，病房中一下子涌进了许多人。

“你不认识我？”一个健壮的男孩站在我面前。

“你是孤行。”我如小女孩呀呀学语般说出他的名字，他叫孤行，是我深圳的网友，他怎么会在这里？

孤行见我认得出他马上转过身去，我看到他眼里的莹光闪闪。

“认识我吗？”人群中，又一张年轻的面孔挤了过来。

“你是老蔡。”老蔡也是我的网友，我微笑着缓缓呼出他的名字，他居然也哭了。

知道我已经苏醒并开始说话时，值班医生们也快速赶了过来，再次为我做全身检查。此时我才看见自己的双腿被两根长长的八号钢丝吊在半空，全身被横竖十几条管线缠住，而我却丝毫感觉不到疼痛。

“摩卡，这个是刘医生，帅不帅？”医院里的几个小护士围着我像哄小孩一样逗我说话。

“帅，刘医生是个大帅哥。”眼前这位年轻的刘医生，我记得，他是给我打昏睡针的那个人。

很多人在围着我说话。

“摩卡，你猜我买到了什么？”不知道是谁在人群中问了一句。

我的耳畔条件反射般地回想起梦里听过无数次的那句话：“摩卡，你猜我买到了什么？”



这句话让我一下子振奋了起来，那个让我一次次从梦里惊醒的人终于从心底迸发出来，散兵！散兵在哪里？我慌乱地顺着病床前的那一张张面孔寻找，想寻找到说这句话的人，但是没有找到，散兵呢？

“散兵！”我终忍不住叫出他的名字，挣扎着要起来，血液又一次往上涌，浑身没有了一点力气。

“什么散兵？你不要动，手上还在输液。”哥哥走过来将我的手按住。“现在很晚了，好好休息，有什么事情明天再说，你需要休息，医生说你不能一次说太多话，不能消耗太多体力。”

“大家都去休息去吧！很晚了！”父亲对其他人说，“摩卡已经醒了，大家都不用担心了。”

房间内又归于寂静。

我浑身无力却又了无睡意，只能用耳朵去感受周围的世界。

夜，寂静的夜，我的心底却无法平静，脑袋里一片混乱，过了好久，沸腾而起的血液才渐渐平息下来。

凌晨三点，父亲拨通了叔叔的电话。在他们的对话中我知道自己坐的吉普车在那曲地区的山上掉下来，伤得很严重，爸爸想把我接回沈阳治疗，要叔叔来拉萨帮忙。

“爸爸，我的腿断了？”待爸爸挂断电话时，我费尽力气问道。

“是的，不过都可以治好。”爸爸艰难地咽了一口口水后回答我。

“是不是肩膀也断了？”我的右臂至到现在还没有任何知觉。